

过眼录

# 在阅读中发现写作的技巧

——读《文学的读法》

□无端

当代英国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发现如今的读者已越来越不善于在阅读中审视作者所运用的精妙技法了,他们更多的是靠着本能进行阅读,并将目光聚焦于人物、情节等传统的主流元素。然而作为一名专业的文学研究者,特里希望重新唤起读者对文学技法的关注,希望他们能注重叙事语言、抒情用意、价值判断等内容,这样才不至于令作品明珠暗投。

《文学的读法》分为“开头”“人物”“叙事”“诠释”“价值”五个部分。首先提出了德国哲学家尼采倡导的“慢读”理论。因为只有“慢读”情况下,探究作品的文学性才会成为一种可能。

“文学作品应该如何‘开头’”,一直是很多作家和文学爱好者热衷讨论的话题。笔者也经常在网上看到诸如“世界名著都是怎样开头的”的帖子。众所周知,精彩、独到的开头对于全作能否取得最终的成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文学作品的开头无疑都会涉及到一个起始句意义的问题。

塑造人物是作家的基本功

之一。很多作家都有这样的认知,人物形象固然要鲜活生动,但绝对不能“为了塑造人物而塑造人物”。如莎士比亚塑造哈姆雷特,既是希望读者能了解他那种人性共有的矛盾特征,也是将这位王子作为表达整个剧情思想的有力媒介,使大众能借助哈姆雷特的眼睛来观察世界,感受世界。

一部小说的重中之重往往是叙事手法。很长一段时间里,读者们对“全知视角的叙事”不曾含有任何质疑之心。后来,“不可靠叙事”出现,成了时髦的写法。悬疑佳作《螺丝在拧紧》中,叙述者就兼着故事主人公的身份。可这部小说越看到后面,读者越会发现,里面的“家庭女教师”很可能已神经错乱。作者亨利·詹姆斯一方面让我们相信女教师的详细讲述,另一方面又频频暗示我们“这里面有问题呀,用用你的脑子吧,千万别她说什么你就信什么”。还有阿加莎·克里斯蒂开辟“叙述者就是犯罪者”创作先河的《罗杰疑案》,也采用了类似手法。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属于另一范例,女主人公的很多心理

活动被作者故意隐去不写,从而形成了艺术性“留白”,以待不同的读者生发不同的想象。总之,叙事技巧五花八门,永远在如花筒般的变幻之中。

《文学的读法》中对“诠释”这一关键词的理解,基本等同于“对文学作品的解读”。诠释很难,因为文学作品靠文学语言进行传达。于是像艾略特和塞缪尔·贝克特这样乐于思辨的作家就提出疑问了:语言当真能抓住人类稍纵即逝的体验吗?能还是不能?如果能,证据是什么?如果不能,那么读者阅读作品的意义又何在?这个问题最终可能导致过度解读和误读。

全书最后提到了如何评价文学作品的价值问题。特里·伊格尔顿指出:虽然自己最看重的是作品的原创性,但他认为新的不一定是好的,遵守传统也不见得就该被一律视为守旧。况且,事实证明:不少刻意求新的小说最后沦为了稀奇古怪之作。当然,此外还有另一重含义的创新,那就是思想。思想的创新倘若是符合时代趋势的,作品就有了不一样的价值。

书市扫描



《朱枫传》

作者:冯亦同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22年6月

作者以翔实的史料和抒情的文笔,讲述了这位毕生追求光明和理想的革命英烈的成长过程,塑造了时代先驱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在所不惜的感人形象。



《阿Q一百年》

作者:张梦阳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22年5月

这是一本有关鲁迅先生的文学作品中世界性精神探微的书。《阿Q正传》是鲁迅先生创作的具有深远影响的小说,百年来尽管受到各种各样的非议和误解,却保持着强劲而不朽的生命力。



《元宇宙陷阱》

作者:刘永谋 李瞳

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2年6月

本书以新科技与人的关系为基本线索,从人文视角全面审视元宇宙的兴起,聚焦元宇宙的本质、历史、社会冲击力、技术风险和应对策略,以及元宇宙艺术、元宇宙游戏、元宇宙中的人与自然等问题。

励开刚 文

读书随笔

# 山水皆成画,草木尽是诗

□崔海波

张海华的《龙观自然漫步》一书,图文并茂地呈现了海曙区龙观乡的自然生态之美。我的家乡章水镇与龙观乡山水相连,在龙观乡五龙潭喝水的一只小兽,说不定次日就在章水镇境内的某一棵大树上荡秋千了。可以这么说,书中记录的大多数物种我都见过,只是没有刻意地去了解它。

熟悉的地方没风景。砖墙上的草一岁一枯荣,山道上红的黄的蓝的花开了又谢,我在这个自然环境里出生长大。小时候家里养着猪和羊,还有兔子,放学后经常要去割草。村后弯弯的山道恰似一首平平仄仄的小诗,卵石路两边还有低矮的石头墙,那是蜻蜓、蟋蟀、萤火虫们的乐园。人行期间,草丛里冷不丁会跳出一只蚱蜢,停在我的脚板上。

我叫得出很多植物的名字,但大都是土名或俗名。比如每年春天,小伙伴们都会上山去摘野草莓,那酸酸甜甜的野果子是成年后回忆起来的童年味道。关于野草莓,不同的地方叫法不一,有的叫葛公、阿公公,我们樟村人叫“八个汤果”。但它正儿八经的名字,我还是从张海华的《龙观自然漫步》一书中了解到

的,叫蓬蘽。估计大多数人和我一样不认识“蘽”字,作者特意在文中注了拼音“lei”。

读完这本书,我除了收获博物知识,还认得了好几个字。比如书中提到在樟溪及其附近的山里,生活着一种珍稀的两栖动物,名叫中国瘰螈。“瘰”这个字我也不认识,读此书时特意百度了一下,才知道读luo,第二声,与“裸”同音同调。樟溪源自四明山,流经章水镇后再到龙观。我们小时候在樟溪里捉鱼、捉虾、捡青蛭,应该没见过这一珍稀物种,就算见到了也不认识,说不定会把它当作四脚蛇。

我有两个姨妈分别嫁到龙观乡的碛溪村和金溪村,我小时候经常跟着大人去走亲戚。成年后印象深刻的一次龙观之行是去交坑大峡谷。张海华的《龙观自然漫步》一书中,也多次提到交坑大峡谷。那里植被丰茂,风景秀丽,溪流因落差造就了大大小小的瀑布。当地人给这些瀑布取了好听的名字:“百丈流水”“三叠瀑”“云雀瀑”,等等。瀑布群的气势比附近的五龙潭稍微小一点,但也很有看头。记得那是三伏天,峡谷里的气温比市区低好几度,一帮同事相约着去游玩。我们先遣部队走累了,

坐在竹林里休息,等后面的同事们赶上来后一起前进。我刚在一块巨石上坐下,突然听有人大叫一声:“蛇!”顺着他的指点看去,发现五六米开外的草丛里钻出一条黑不溜秋的蛇,足有一米长。据说蛇是怕人的,更何况我们是一群人,可眼前这条蛇却目中无人,它慢悠悠地在众目睽睽之下穿过小路,钻进另一片草丛里。

张海华为了寻找萤火虫,多次去龙观夜探,这种执着的精神令人敬佩。我们章水、龙观一带的村民叫萤火虫为“火萤头”。夏秋时节,在没有光污染的田间山野,火萤头随处可见。几年前的一个中秋夜,我带女儿到山间去赏月,出村进入田间小道,不再有路灯,山野气息迎面扑来。圆盘般的月亮已经升起,远处连绵起伏的山峦以及近处丛丛簇簇的庄稼轮廓清晰,久违了的火萤头慢悠悠地在我的身边飞舞,幽蓝幽蓝的萤光闪烁明明灭灭,为夜色平添一份神秘与宁静。女儿兴奋得又叫又跳,这是她第一次看到这一美丽的小精灵。

我用两天时间读完了《龙观自然漫步》,想想自己从小生活在如此美丽富饶的山水间,真是很幸福的,只是当时只道是寻常。

三江月 / 读书

责编:乐建中 审读:邱立波  
2022年7月24日 星期日

美编:许明

投稿邮箱:ljz@cnnb.com.cn